



國立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III

知其白，守其黑

當曹秋圃看到陳雲程那
參有平假名的草書，
寫出狂放不羈、綿延瀟灑的筆意，
說是像雲在發狂一般……

1946 在台日人遣返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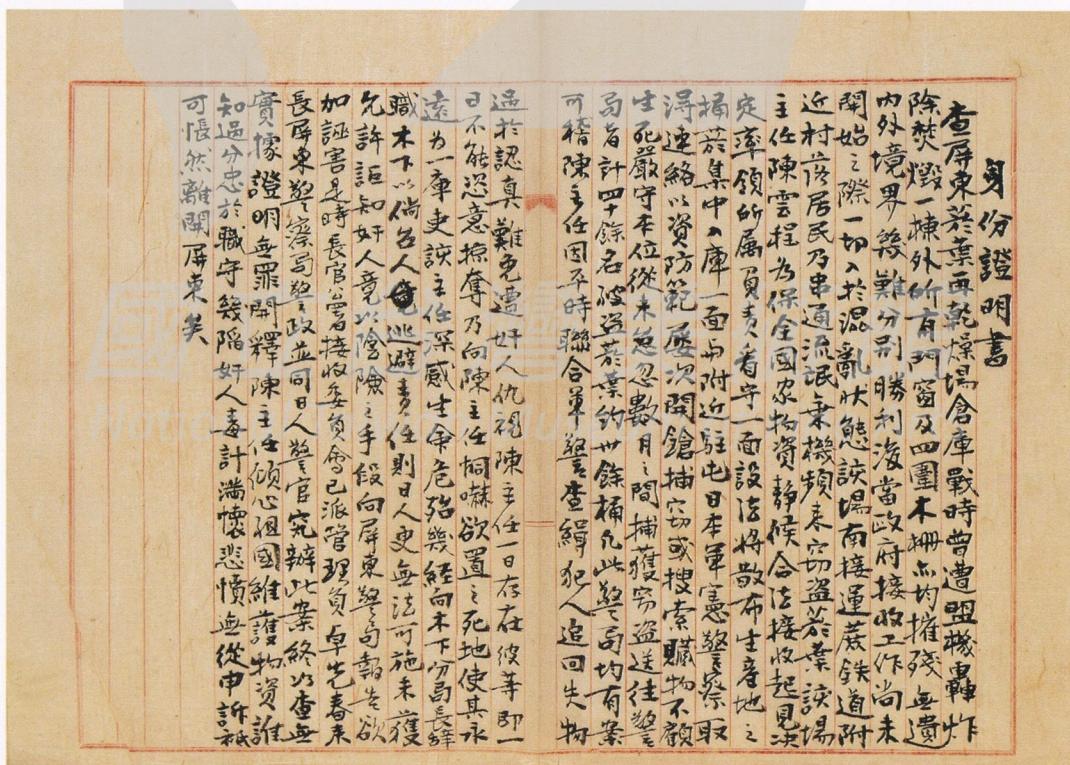
1949 國民政府播遷台灣。

抑鬱的年代

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結束了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代，第二年，在台灣的日本人必須全部遣送回國，這一年的五月，陳雲程的職務從廠主任被調到專賣局的製樽工廠，擔任業務課的課員，如此意外的轉變，對他來說真是有口難言。在處理煙

草的過程中，首先要經過一道乾燥的手續，乾燥之後需裝桶再乾燥，製樽工廠就是生產這些乾燥用的桶子，這與陳雲程原來的專業領域差別很大，層級與薪資也一下子降了很多。

● 國民政府初抵台灣時，一切都很混亂，行政長官公署派員接收台灣各個政府機關，其中，專賣局攸關民生經濟，牽涉巨大利益，更是必須嚴加掌控的關



陳雲程的身分證明書

二二八事件

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專賣局查緝員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中年寡婦林江邁遭取締，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錢財均被沒收，林婦苦苦哀求，查緝員以槍托敲打林婦頭部，引起圍觀群衆的激憤，查緝員開槍警示，擊中旁觀者陳文溪（後來不治死亡），群情鼎沸。二月二十八日民衆公開示威請願，至長官公署前遭武裝鎮壓，造成官民衝突，隨後擴及全台。



二二八事件當日的台北火車站前廣場 1947

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群情激憤的民衆朝行政長官公署移動。

鍵機構，因此所有主要的職務，都是由國民政府派人接任。有一天，陳雲程照常去上班，辦公室突然來了一群外省人，強行要佔用他的辦公桌，個性耿直的他，堅持不肯讓位，雙方僵持不下。當天下午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同事聽說和外省人起衝突的結果，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

● 為了支援中國內陸的剿共行動，以及不肖官員從中圖謀暴利，國民政府大力

搜刮台灣的米糧，並打著專賣局及貿易局的旗幟，掠奪各項重要經濟資源，造成民生凋敝，物資不足，通貨不斷膨脹。大陸來台人士和本地的百姓，在認知差異過大與彼此無法互信的情況下，雙方衝突一發不可收拾，從查緝私煙的導火線，引燃了令人遺憾的二二八事件。

● 就在這尖銳的衝突與對立中，有一天，陳雲程走在台北郵局大門口，突然



陳雲程（左三）與家人

間無預警地，從對面鐵路局樓頂上及延平北路迎面駛來的吉普車，雙方的機槍一排子彈掃射過來，他驚覺苗頭不對，趕緊躲到郵局前的大圓柱後面，所幸逃過一劫，真是上蒼保佑。當時情況，可說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全台灣籠罩在恐怖與血腥之中，人人自危，陳雲程内心驚懼萬分，連夜倉皇的逃離台北，回奔新竹老家，顧不得專賣局的飯碗

了。
●避居老家，學農出身的他幸好還能以耕作維生，養養雞鴨，日子倒也過得去，只是沒了固定薪水，家庭經濟一下子陷入窘境。當時在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任教的廖繼春，得知陳雲程的景況，很是關心，幫他在學校總務處找到一份工作，當時校長是本省籍的謝東閔。陳雲程起初頗為猶豫，

但家裡經濟實在困頓，廖繼春又好意催促，因而答應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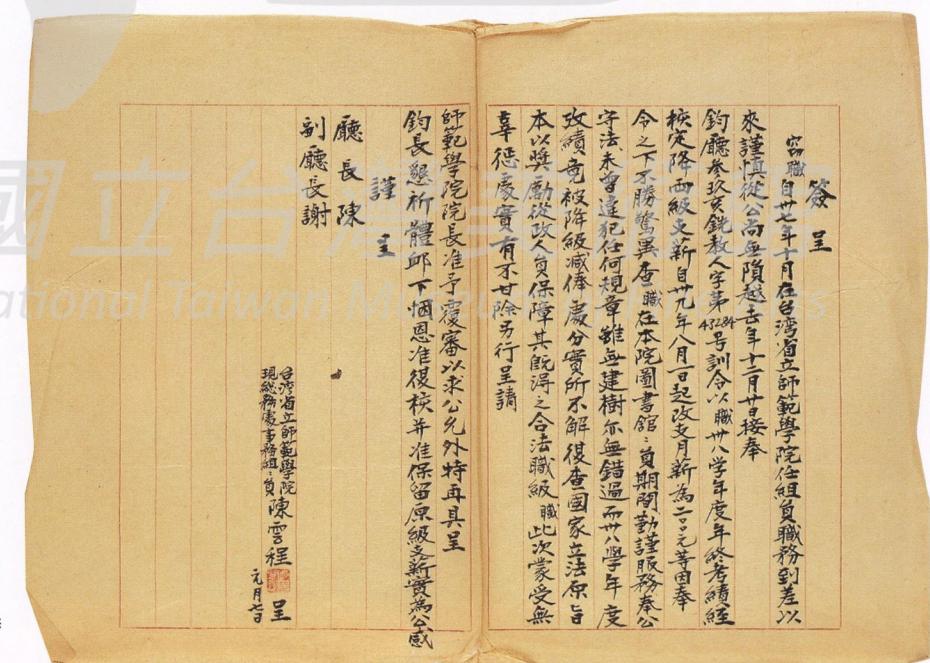
●有了新的工作，生活得到起碼的安定，但先前在專賣局和外省人據理力爭的衝突事件，卻被「點油做記號」，成為人事資料上一筆無法抹滅的不良紀錄，一輩子升遷受障礙，工作上也不得不低調行事，這與他在日治時期所受到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別。

●一九四八年，陳雲程到師大總務處報到，不久被調到圖書館工作，在不明原

因下，主管居然將他的考績批為四等級，薪水也降了兩級，由原來的二百四十元降為二百元，陳雲程接到訓令後，惶惑之餘，也無可奈何，寫簽呈申訴未果，最後還是調回總務組，這一次的折磨，更讓他有白色恐怖的餘悸。

●工作安定下來，心境也比較沉靜，學校畢竟是一個學術空間，在歷經改朝換代的巨變之後，讓陳雲程似乎找到了一個避風港，人文薈萃的師範大學，設有當時全台灣唯一的美術系，好友廖繼

陳雲程服務於師大時所上書的簽呈





寧靜的師範大學校園



廖繼春與師大美術系學生

1947年，廖繼春應當時省立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之邀，至該校勞美科任教，於美術系作育英才三十年。

春、林玉山都在其中任教，這沉潛的日子裡，對一個長於書香之家又嗜好書畫的人，不啻是一個很好的環境。在校園中，陳雲程偶而也會到美術系感染一下藝術氣息，和教授、學生們聊天，興之所至，也畫上幾筆玩玩，同事或學生將畫送給他，他也回敬一點潤資，讓學生貼補一點生活費，像陳銀輝早年的山水

畫，趙春翔早年的水彩，都成為難得一見的作品。

●在總務處事務組，陳雲程起初為工務股的股長，負責學校的房屋、場地、道路、器具及水電等修繕工作，後來到了供應股，辦理各項辦公教學用品的採購，因為他的英、日文基礎都相當好，採購的用品中，許多進口貨品、書籍、資料都是原文，當年具備這種能力的人較少，所以他很長一段時間擔任這個工作，這個工作以外務居多，無形中也使生活的接觸面較為廣闊。工作雖忙，下班以後依然以寫字為樂，偶而也畫畫四君子，悠游於藝。

●由於政體的轉變與權力結構重組，人民在心理上普遍懷著不安定感，寫字看書畫作詩，往往成為知識分子共同的寄託方式。國民政府帶來時代交替的恐怖不安，也帶來了尚未在台灣落地生根的中原藝術，內容廣泛而紛雜。由於文化差異使然，當時在雅好書法的外省人



林玉山指導學生戶外寫生

1953年，林玉山經師範學院藝術系主任黃君璧推薦，到該校擔任國畫教席。陳雲程與林玉山曾相約誓：一個要拼命寫字，一個要拼命畫圖，看看誰先出頭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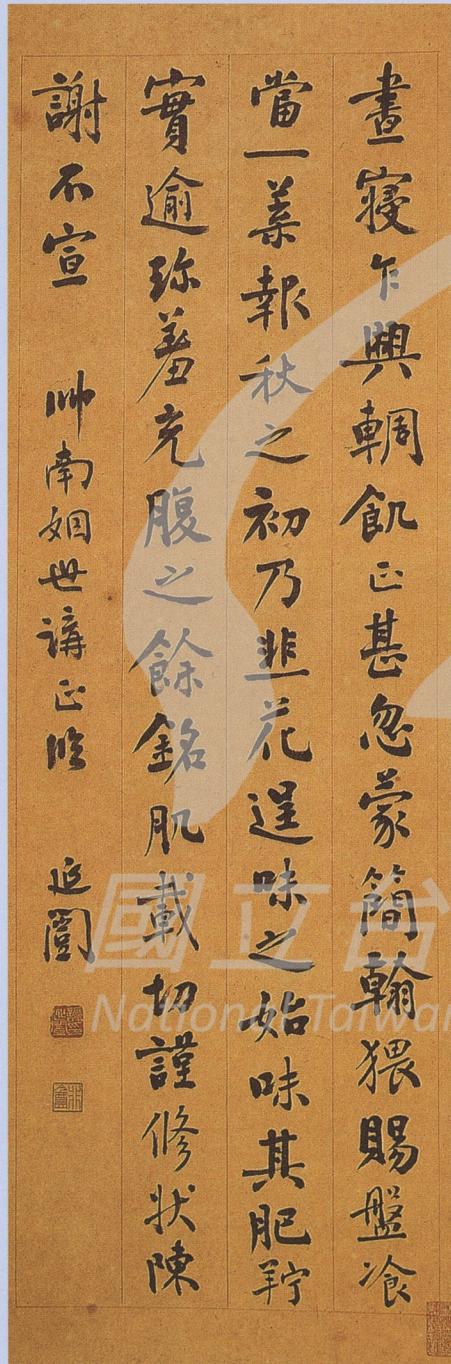
同事中，有人看到陳雲程的書法，非常不習慣，基於一份對書法的熱心，特別示範顏體的基本筆法，要陳雲程重新打基礎。這段時期的台灣也流行顏體字，大概因黨國大老譚延闔、譚澤闔的書法而使顏真卿、錢南圖書體成為顯學，顏字書體方正，雅俗同賞，可是陳雲程卻無法接受如課子學書的概念。

師大美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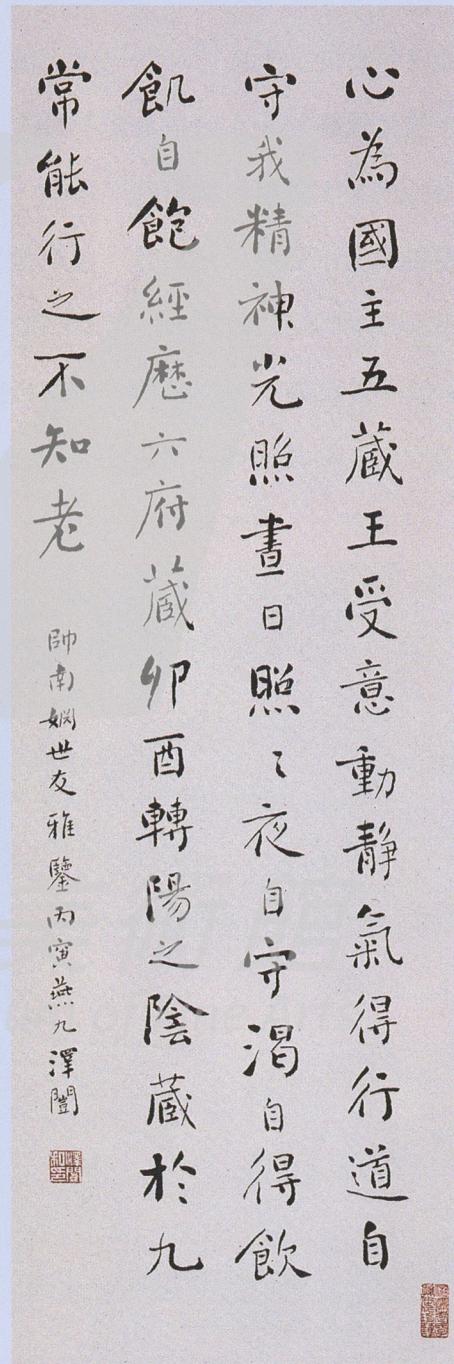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前身，是創立於1922年的「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後改稱為「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是中學進入大學的過渡，學生畢業後才可報考各大學。戰後原址改設台灣省立師範學院，1947年將校內四年制圖畫勞作專修科更名為藝術學系，是國內設立最早的藝術科系。校址所在的和平東路，也因此聚集了不少美術用品社、畫廊、裱褙店。

譚延闔與譚澤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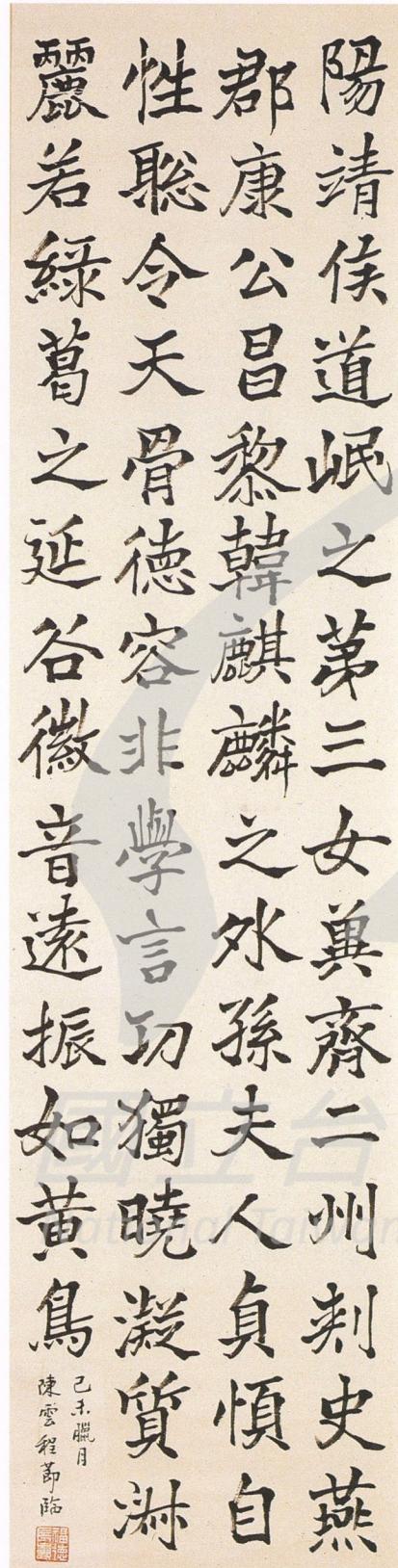
譚延闔（1879–1930），字祖安，湖南茶陵人。1904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行政院長等職。善詩文，工各種書體，骨力雄厚，為黨國書法大家。其書取自錢南圖及翁同龢，又法於魯公，氣勢雄厚開闊，蒼勁中又帶著秀逸之趣。譚澤闔（1890–1931），號瓶齋，湖南茶陵人，延闔弟。書法工行楷，師法翁同龢、何紹基，上溯顏真卿。氣格雄偉壯健，善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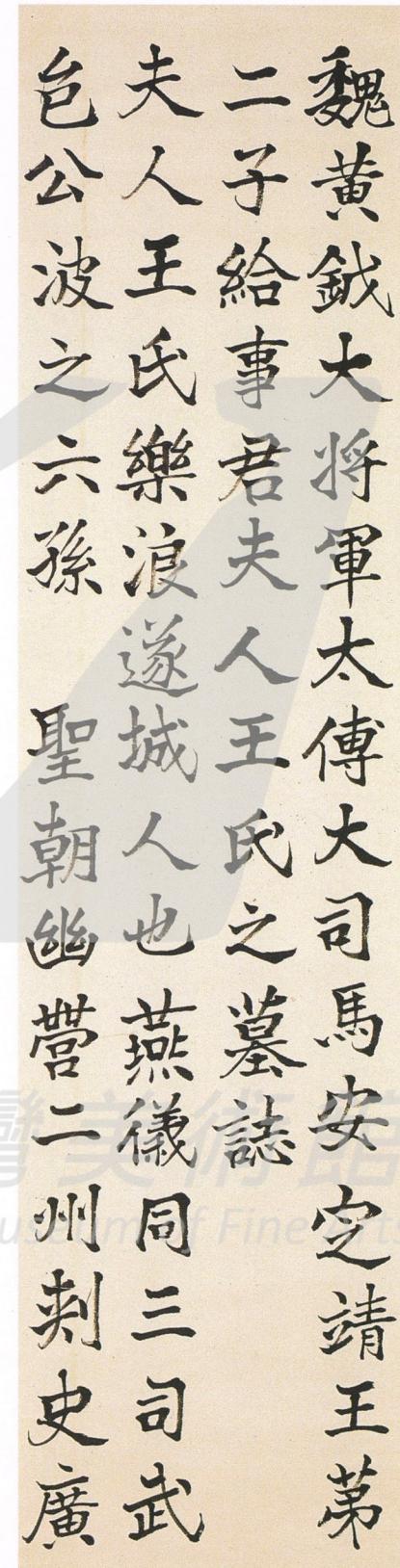
譚延闔 楷書 83×28公分



58…草書·狂雲·陳雲程



陳雲程 臨魏元夫人王氏墓誌 1979 135×34公分×2



陳雲程 臨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1979 135×34公分×2

關並地列州縣人充編戶氣渾年和
述安遠肅群生咸遂靈貺畢臻雖藉
二儀之功終資一人之憲遺身利物
櫛風沐雨百姓為心憂勞成疾
己未初冬 鴻甫臨

皇帝爰在弱冠經營四方逮乎立年
撫臨億兆始以武功壹海內終以文
德懷遠人東越青丘南踰丹徼皆獻
琛奉贊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玄

耶和華兮吾之主赫於天兮巍於地爾以赤子乳哺者之口極
力以頌揚使仇敵讎口而不張我觀爾所造之穹蒼又星月之輝光
人為誰兮爾垂念之人子為誰兮爾眷顧之爾使人子少遜於天使兮後
加以尊榮任以督所造之物服萬物於其下兮富百獸飛鳥潛鱗海中之百
物無不歸其統轄巍々乎我主耶和華之在寰宇乎

詩篇第八篇
壬午年七月廿一阿波羅十二號奉置於月球
商牧師清頌
陳雲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
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
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或因諸懷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
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
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夫當不以爲淺薄哉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也後之覽者亦將有
感於斯文辛未年農曆二月廿一日意甚蕭索乃於大同書此不以其第十一日深失陳雲程

陳雲程 蘭亭序 1991 135×34公分

1964 于右任病逝於台北。

1974 曹秋圃舉行八十回顧展。

雲狂筆意

●師範大學位於台北市的和平東路上，學校兩側聚集了不少裱畫店，成為書畫家和學生的流連之處，翰林苑的趙老闆，看到陳雲程對書法的篤誠，於是引介他和另一位也在店裡裝裱的常客——書法大老于右任相識。在當代書家中，陳雲程最為推崇于右任。對一個本省籍且位階不高的小老百姓來說，具有監察院長身分的于右任，是仰之彌高的人物，趙先生帶陳雲程到青田街于右任的寓所拜訪請益，于右任當場欣然提筆揮毫，使他在父親的啟蒙、日本人的教導和自己摸索之外，真正看到了一代宗師的書寫過程和指導。

●在陳雲程的心目中，最尊敬三個人，也是對台灣書法最有貢獻的人，一是林柏壽，林先生富而有禮，不但喜歡書畫，好收藏，而且將收藏景印成書，公諸社會，這是當時大多數收藏家及富豪

做不到的。

●第二位是曹秋圃

先生，曹先生出身微寒，勤奮讀書，書藝精湛，下筆周秦，無論線條墨色皆有獨特的「古鐵味」，對同好很謙虛，對自己及學生卻非常嚴格，清心寡欲，人品及書品俱佳，陳雲程對他很是尊敬。

●早在日治時期，陳雲程和曹秋圃就經常一起探討書藝，當曹秋圃看到陳雲程那參有平假名的草書，寫出狂放不羈、綿延瀟灑的筆意，於是告訴陳雲程：他寫的字像雲在發狂一般——陳雲程回家之後，當真把這個玩笑話刻成「雲狂」的印，蓋在自己的作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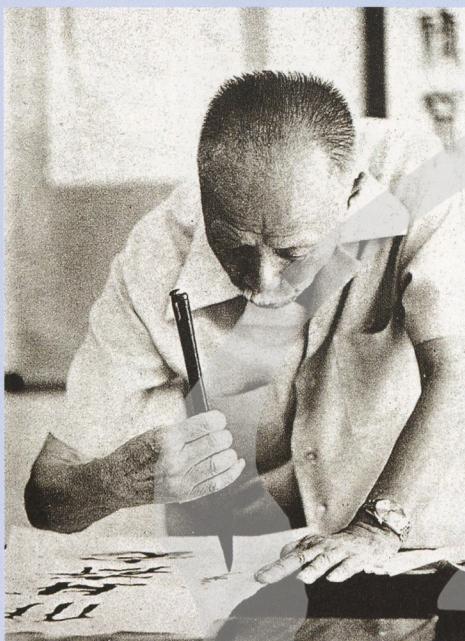
●第三位是于右任先生，于先生的草書線條從六朝碑學而來，陳雲程早年對此也下過相當功夫。于先生雖然身居要津，但一點也沒有官架子，每星期還抽



陳雲程鈐印 雲狂

曹秋圃 (1895-1993)

名容，字秋圃，號澹廬，號老嫌，齋號澹廬，禪室曰莫齋，取典自宋代韓琦詩句「莫嫌老圃秋容澹」。十八歲即在桃園、台北稻江設塾教授學生，三十歲立志精研書法，1929年創立澹廬書會，1935年任廈門美術專科學校書法老師，1940年赴日，戰後返台積極推廣書法教育。以「迴腕法」和「書道禪」聞名書壇，晚年以書法參禪養氣，詩書修行皆卓然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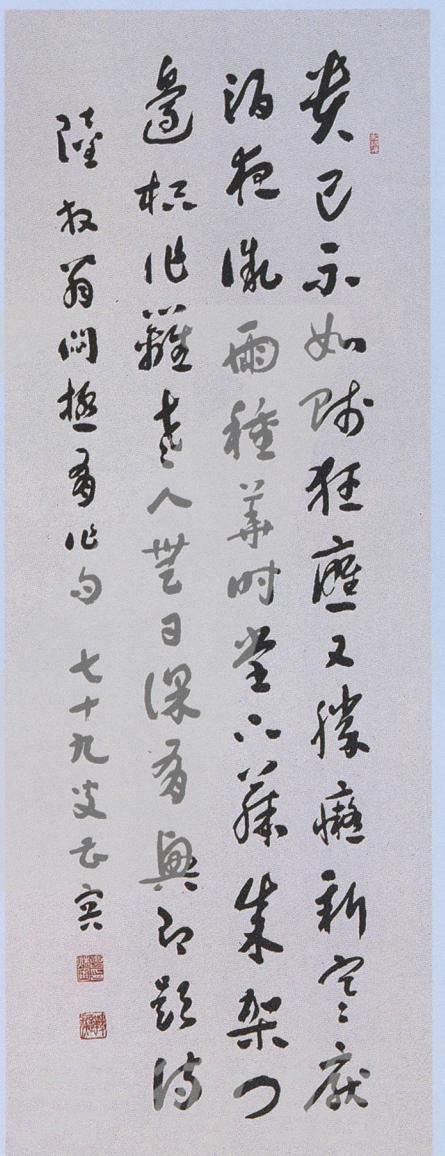
以書修行的曹秋圃，自創太極圈迴腕執筆法

曹秋圃 陸游詩章草 1973 130×45公分

貴己不如賤，狂應又勝癡，新寒厭酒夜，微雨種華時，堂下藤成架，門邊枳作籬，老人無口課，有興即題詩。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空撥出一天，親自到基隆書道會去指導，對晚輩鼓勵有加。在當年，一位國民政府的監察院長，願意下鄉到民間播種，這是難以見得的事。

●一九三〇年代，隨著各地書畫會風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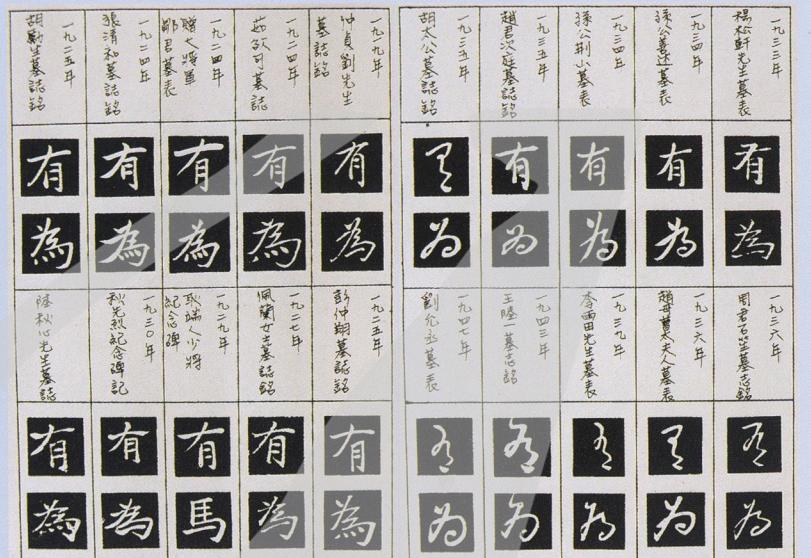
的昌盛，基隆書道會成立，可惜在一九四四年因戰爭影響而解散，一九五七年于右任鼓勵藝文界積極復會，並於翌年三月開始籌辦「中日文化交流書法展」，收到中日雙方五千多件作品，展

于右任（1879-1964）

原名伯循，又號髯翁，晚年號太平老人，生於陝西省三原縣。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革命，際遇精采傳奇，隨國民政府渡海來台之後，終老於監察院長任內。一生在收藏、訪碑、臨摹上下工夫，深得碑書精髓；1932年，於上海創辦「標準草書社」，為了實用與普及，窮畢生之力改革草書，治北碑與草書於一爐，脫穎而出，成為民國以來的第一書家，詩詞文采如其胸襟氣度，雄健開闊，是一創時代之先的典型。



于右任



于右任於1919年到1947年所書各墓誌銘的字跡比較，明顯看出楷書期、行書期、草書期到標準草書雛形的演變經過。

覽場面非常盛大，是爲空前，這歸功於李普同居中聯繫，匯集了中國渡台書家、台籍書家及日本書家，爲書法的國際性展覽會首開先河。後繼的台中鯤島書畫展、中日書法交流展，形成一股主要動力，一時之間，帶動了台灣的書法風潮。

●陳雲程非常喜歡于右任的書法，有一次在裱褙店買到一件于院長的作品，沒

想到居然是贓貨，而且原屬於一位立委所有，立委執意索回，他原先也是不肯退讓，在威權的高壓下，差點爲此被校方開除。這些接二連三所遭受的不公義對待，深深烙印在他的心裡。

●于右任的起筆落筆間，有著「融通無礙，威而不猛，氣魄勝過結構，率意勝過刻意」的境地，這直接影響了陳雲程往後對書法的鑽研，作品中運筆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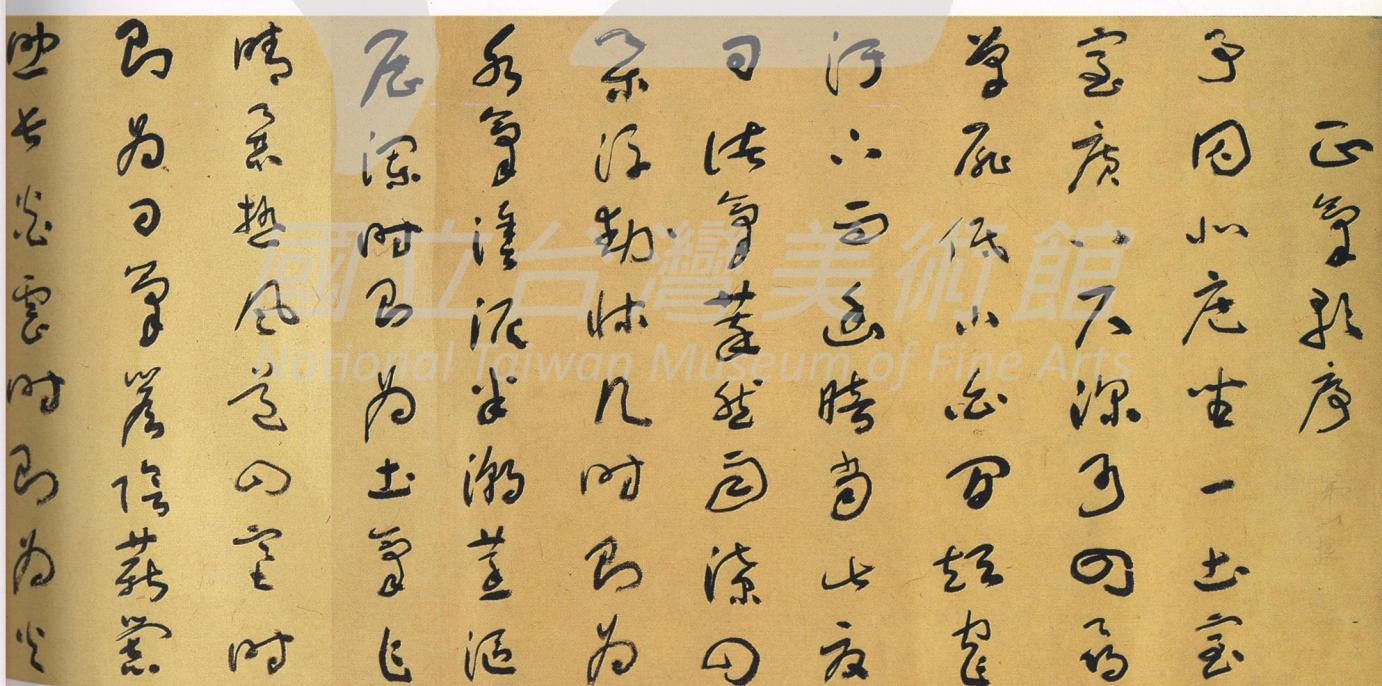
勁、轉折的圓融，便是深得于右任草書

之遺韻。

●于右任於一九六四年逝世，對陳雲程來說，失去一位可敬可學的長輩。在他與于右任往來期間，于右任的標準草書成爲一個融合點，陳雲程整理自己長年所學習、所臨摹的各種字體，以此爲基礎去消化標準草書的結構和精神，這時所展現的書境雖然有于右任標準草書的風格，但依舊保有自己豐富的書法元

素。

●隨著大型書法交流活動逐漸由政府機關出面主導，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台籍書家的活動逐漸在體制內消失。曹秋圃先生曾說：「日本時代，我的書法地位在『天尾頂』；台灣光復後，摔落來『土腳兜』。日治時代，曹秋圃在台灣書壇的地位非常高，這與一九七〇年代台籍書家在省展評審席中幾近消失的景況，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于右任 正氣歌並序（局部） 陳雲程收藏

